

锦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目 录

锦县沿革·····	地名办供稿 (1)
血染北山沟·····	李葆荫整理 (5)
五十七个芋头·····	潘文岚 (12)
关于张学良的几件事·····	何兴武 (16)
国民党时期的金城造纸厂	
接收人员的丑闻·····	岳达人 (29)
当铺·····	潘洪遇供稿 李葆荫整理 (39)
一个灾难的除夕·····	张显华 (45)
暴利的印子钱·····	潘洪遇 (52)
九死一生的劳工·····	刘绍武 潘洪逵供稿 张显华整理 (56)
高素珍割肉医治婆母病·····	李葆荫整理 (62)
大笔架山概况·····	地名办供稿 (68)

锦 县 沿 革

地名办供稿

锦县位于辽宁省西南沿海，地处辽西走廊之东部。东邻北镇与盘山，南濒渤海，西接朝阳及锦西，北迄义县。总面积二千八百九十五平方公里，是历史较为悠久的滨海郡县。锦州市在其环抱，京沈铁路横贯境中，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通。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历代军事上必争之地。

县（州）之名由来已久。史载：虞、夏时乃冀州之域。商属孤竹国。周系幽州地。春秋、战国时为屠河，（齐桓公救燕破屠河），属燕国地。秦灭六国统一后，行郡县制，为辽西郡之辖境。西汉时属辽西郡徒河县地。新莽改称河福县。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四十九年）置辽东属国，是为辽东属国之徒河县。三国魏时废徒河改为昌黎郡之昌黎县。晋代时北方的鲜卑族兴起，前燕之慕容廆复置徒河，至

慕容皝置西乐县于此。南北朝时则为北魏之昌黎郡广兴县，辖徒河、永乐、燕昌地。隋统一后为辽西郡泸河县辖境。唐属汝罗守捉地。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〇七年）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征服契丹各部后建立了契丹国，后改为辽。始设锦州临海军，置永乐县于此，属京中道。锦州之名始于辽代，系以境内之小凌河绕城西南而东流，以其回旋如锦，名曰“锦川”，县名亦取于此。金因辽制仍名锦州辖永乐、安昌、神水县，属北京路。元省军县名入州，称锦州属大宁路。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明太主）称帝，推翻了元朝统治，建都南京国号明，统一了中国。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置广宁中、左屯卫，锦县是其辖境。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置广宁右屯卫，初设于十三山堡。翌年迁治旧间阳县之临海乡（今锦县右卫公社），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明宣德三年置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今之县驻地）。松山堡中屯千户所，筑城设守。迄于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清太祖），建立后金国。明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年）后金皇太极（清太

宗），率兵进围大凌河城，明总兵祖大寿以城降。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明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困松山城。至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松山城破，明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乐等被俘。从此锦县地区论于清王朝。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了全国。清初大体承沿明代旧制，锦县地区为锦州之辖境。迄清康熙元年七月（一六六二年）始改锦州为锦县，隶属奉天府。清康熙三年六月（一六六四年）改隶广宁府。同年十二月罢广宁，置锦州，县附府。县与府之治所驻锦州。延至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分锦县西境置江家屯厅，寻更名为锦西厅，隶奉天府，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裁县为府，取销锦县名称仍称锦州府。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裁锦州府治，改府为县，称锦县隶属辽沈道。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废除道制，直隶奉天省。同年奉天省改名辽宁，锦县隶属辽宁省，县治所驻锦州。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占据了我国东北，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翌年（伪满大同元年）设置锦县公署，隶属奉天省，县治所仍驻锦州。伪满康德元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伪满行锦省制，设锦州省，锦县公署隶属锦州省。伪满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设锦州市，县、市分治，县治所仍驻锦州。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锦县曾一度由我八路军解放。同年冬国民党军队进驻至一九四八年。设锦县政府驻于锦州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辽沈战役结束，锦州解放。锦县人民政府移驻锦州城北流水堡屯。一九四九年初，锦县人民政府迁至大凌河村。同年成立辽西省，锦县隶属辽西省。一九五四年并辽西、辽东两省为辽宁省，锦县隶属辽宁省。同年省、市、县的行政名称改为人民委员会。锦县人民委员会，隶属于辽宁省人民委员会。

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于一九八〇年末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县、镇革命委员会改为县、镇人民政府。

血 染 北 山 沟

李 葆 蔭 调 查 整 理

血染北山沟，是一个日寇入侵我东北，所造成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惨案。事出在我县石山公社良屯大队。我们于一九八三年八月，曾走访了被刺七刀，而死里逃生的王恩波同志。据他说：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沈阳及其它各城市。翌年又继续挥戈西进，占领了锦州。东北同胞，都是心惨惨念国之为虚，同仇敌忾救亡以图存。在一九三二年冬，锦县河东的土匪们纠集了数十人。于某夜袭击石山本站，在枪声密集，子弹飞舞之际，驻石山车站的日寇，抱头鼠窜，狼狈龟缩。虽然日寇没有多大伤亡，（只击毙一人）但给予日寇的很大打击和威胁，也给老百姓出了气解了恨。

日寇遭到这次夜袭，愤悻之气，思有所

泄。认为石山地区匪徒众多，滋扰严重，必须荡平。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驻沟帮子的日军，约数十人（其中有部分白俄），全付武装，乘铁甲车，气势汹汹地向石山车站进发。把铁甲车停在三家子桥洞附近，日寇等徒步到三家子大肆抓人。此时三家子×××为了维护自己和全屯的安全，竟向日寇翻译说：“三家子老百姓统统是好人，良屯匪徒大大的有……。”日寇转奔良屯。时值良屯老百姓听说日寇在三家子抓人，良屯必会殃及。除老弱妇孺不能跑的以外，都跑上北山隐蔽。日寇见满山跑人，竟上山围抓。有的跑了没抓住，被抓住的约四五十人。把这些人围到北山沟里叫站好排。日寇哇啦哇啦乱叫一阵，由翻译说：“良屯匪徒大大的有，抓匪徒的干活。谁是匪徒，赶快的说，不说就统统的枪毙……。”群众听了战慄相视，知道祸事到了。说是好人，鬼子也不相信。于是按个看衣着，看面容，象不象坏人。又看手有没有茧子，来决定好坏人。看有茧子的“这边的开路”到南边是好人可以回屯；看手没有茧子的“那边的开路”手指到北边山沟里的显然是坏人了。象面看手，筛选出

七个人是到北山沟的。当场的气氛非常惨淡，死亡的阴影默默中向他们逼近，黑暗而悲痛的乌云，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日寇逼着这七个人，每人站一个沟豁口处，然后用刺刀惨无人道的逐个刺死。先杀刘文正、次杀黄金昌、再杀赵清选。赵是独身汉，到外屯借粮才回来，尚不知头脑儿就被刺死。最后刺王恩波。其他李老相和他儿子李生子及郑老质三人是枪毙的。把人刺死以后，用刺刀把沟豁口上的土石，推下来以掩埋死者，这就是“血染北山沟”惨案。现在仍在石山地区的群众中，留下了永不泯灭的愤懑和难以忘记的仇恨。

王恩波说：我是最后一个被刺的，被刺以后，我的好友王永生，听说我亦被刺，特赶到现场，表示哀悼。看见露外一条腿的象我，正当凝神哀思时，忽听我在土里呻吟一声，知是未死，急回家叫人，把我扒出，用门板抬回家，逐渐苏醒。因被刺七刀，伤情较重，流血过多，经医治年余始愈。这是在日寇的刺刀下血泊中爬出来唯一幸存者。

那么为什么能在日寇无情的刺刀下逃生呢？是日寇的恻隐而恩赐吗？是日寇的手软

吗？是日寇考虑到死者后果悲惨而网开一面吗？不是，都不是。据当时详细情况，我们分析是：王当时穿着皮大衣，里面还穿着棉袄绒衣等。日寇头一刀，就刺破脑袋（后来缝好几针），又在脖子等处，连续刺了好几刀，王已血肉模糊而昏倒在地。日寇又狠狠的在前后心刺了两刀，概以刺刀因穿皮大衣松软而受阻未能刺深，以致未死。否则刺刀深刺胸膛要害，是难能活命的。

王恩波说他那年三十一岁，现在已是八十一岁的老人了。体格健壮，子孙满堂，家庭富裕。享生活之幸福，序天伦之乐事。这当然是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他长叹一声说若是在七刀之下丧生，那又是什么样的后果呢？福兮、乐兮，都要随着死亡的乌云而消失了。这确实是对日寇屠杀中国人活的见证和血的控诉。王谈到受杀害时说：“被杀的七个人都是守本分的贫苦老百姓，都是好人，我是赶大车的。可是狂悖无道的日寇，不管你是好人坏人，杀一个少一个，把中国人不当人看。一方面是对夜袭石山车站的报复，宁错杀一百，也不漏掉一个。杀几个人，镇一下，使之不敢

再骚扰；另一方日寇以杀中国人为乐，以杀中国人为功。管他什么错杀、冤枉，反正是中国人。”我们听到王恩波声泪具下的控诉，认识到日寇侵占东北十四年，就是这样的草菅人命，无所顾惜，暴虐淫纵，肆行非度。使人不禁黯然深思！

我们又到杀人的现场，就是所谓北山沟。解放后，把被杀的六个人，集中埋在一起，排成一排，后边还有一排七个，那是出劳工死的，一共十三个坟。每坟都有小墓碑，刻有死者姓名。在这两排坟前边，立有纪念碑。在这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巍巍。虽未定名为烈士墓，但也忠魂暖长岳，雄墓赫远峰。我们看孤坟黄土，残碑断碣，使人凄然泪下。

特录其碑文于下：

死难阶级弟兄纪念碑

碑 文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我国。卖国贼蒋介石，拒不抵抗，

使我伟大祖国的东北，沦陷于日寇手中。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汉奸地主分子，勾结穷凶恶极的日本侵略军。以“剿匪”为名，把无辜群众，围劫在北山沟，进行威逼、引诱、打骂我手无寸铁的贫苦农民。在敌人刺刀下，面无惧色，赤手空拳地和鬼子顽强斗争。但敌众我寡，终于在下午二时许，竟用刺刀，杀害了贫苦农民：黄金昌、赵清选、刘文正、王恩波；枪杀了贫苦农民郑老质和李老相李生子父子二人。王恩波被刺七刀，昏倒在地，在阶级兄弟抢救下幸免。其余六人惨死在血泊中。这场血腥屠杀，致使受害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血染北山沟惨案”。美日反动派，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以达到他侵略扩张的目地。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号召：“金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我们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

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死难阶级弟兄永垂不朽！

中共锦县石山公社良屯大队支部委员会
良 屯 大 队 革 命 委 员 会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立

五十七个芋头

潘 文 岚

我参加东北抗联的第一个春节（一九四一年）是在长白山林海中渡过的。当时，日寇调集大批日伪军警、特务、地方团队，将山区围得水泄不通。出入要道，严密封锁，山下又归屯并户，断绝抗联与群众联系。因之部队无粮断炊，缺衣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少年铁血团的战友们，长时间没能填饱肚子，饿得几乎前心贴后背了。个个头迷眼黑、四肢无力，一旦坐下就不想起来。再加身上单衣薄履，苦无冬装御寒，气温又在零下三十度左右，不时阴云密布，北风呼啸，皑皑的白雪，铺满了山峦和大地，无情的冷风，砭人肌骨，饥肠碌碌，隐隐作痛。在饥寒交迫下，往日健壮的躯体，已经弱不禁风了，平时身强力壮的同志，亦无缚鸡之力了。只有相互鼓励，彼此安慰，誓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坚决经得起困难的考验。

一天，支队首长，给我们少年铁血团送来一些食品，是用一条较小的口袋装着，里边是什么，谁也弄不清。但在精神上给以莫大安慰。特派员刘华同志，走到大家面前说：“上级党组织和首长，关心同志们的疾苦，派人送来一口袋食品，虽然东西不多，却付出两名同志的宝贵生命，才搞到的。首长一点没留，原封不动的给你们送来了。”这时一名同志小声说：

“口袋上还有血迹呢。”大家被这血迹吸引住了。各人的心情都绷得紧紧的，面面相觑，互相猜想，互相琢磨，最后以颤抖无力的手，解开了口袋，里边装的是芋头，一数是五十七个。从领导的关心，首长的爱护，送来的芋头，大家吃掉它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所有的同志，都不约而同的，在考虑如何处理这口袋芋头，正在大家宁神静思之际，只听队副杉山君代子（日人、女）同志，以嘶哑的声音说：

“近日来我们亲爱的同志，因为冻饿的折磨，又病倒几个，其他部队同志，可能病号也不在少数，更主要的是各位首长和我们一样的挨饿受冻。但是他们年岁大、任务重、身体差，如今弄些食品一点不留，全部送给我们，大家能

忍心全部吃掉吗？”当队付话声一停，大家便以激动的眼光，宏亮的声音，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不能吃，快给首长和病号送去！”

这时，特派员刘华同志，尽量抑制着感情，眼含热泪，安慰大家说：“我代表首长和患病同志们，感谢你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抗联官兵之间，不是一般上下级关系，是亲爱的阶级关系，是鱼水关系，是骨肉关系，是患难相依，休戚与共，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锤炼的。你们少年铁血团是骨干是力量。任务是艰巨的，斗争是持久的，灭敌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没有旺盛的精力，怎能完成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呢？这是首长反复研究决定的，不准送回去。这是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席话，说得同志们心里热乎乎的，感动得流出泪来。

继而，特派员同志又以命令的口吻，向杉山君代子说：“由你负责，立即将芋头分给大家，这是党的决定，执行吧！”弄得大家默不作声，既不敢违拗，又不忍心去吃，最后队副只好征询大家意见。结果，大家提出好多分配方案：有的说给首长一部分，有的说优先分给

伤病员，有的说多分给女同志点。伤病员同志说：“我们因病休息，没有什么任务，对经常值勤和有战斗任务的多分一点。”大家你推我让，意见始终没达到统一。最后由杉山君代子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将五十七个芋头，洗刷干净，切成块块，煮熟后再依次分给各人，多分的不得推却，少分的不得怨言，大家一致赞成都没异议。这样才将五十七个芋头处理了。

从这点东西上看，革命的抗联部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真挚！多么纯洁！多么可贵！又多么高尚无私呀！